

岁月悠悠

海陵悠悠,岁月久长。她见证的不仅是一座古镇的变迁,更是一首时代的赞歌。

悠悠海陵映日出

□张洪文

在古镇益林,有一条由西向东穿境而过的母亲河海陵河。据说,海陵河至今有几百年历史,古称海陵溪,上游起源于马家荡,下游流入射阳河,是阜宁境内罗桥、益林、东沟三镇的引排河道。

历史上,海陵河是益林豆油、豆饼等大宗物资外运和南北货集散的黄金水道,有“商贸云集之地,繁华兴旺之河”之称。

年少时的记忆里,海陵河是益林地区重要的水上运输通道。无论人们外出,还是货物运输,都从海陵河东进西出,南来北往。海陵河有“河泊万艘商船”的美誉。随着新时代交通事业的日益发达,海陵河的水上交通使命顺利完成。取而代之的是公路和铁路,但没有了水运和水上商贸,海陵河也好像没有了生机、没有了节奏。

进入新世纪,地方政府先后两次对海陵河进行改造,但都收效甚微。沿海陵河而生的华中银行、东海卷烟厂等一批红色遗存和轮船码头、把头街等乡愁记忆也好像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。

悠悠的海陵河在等待、在期盼。

2023年,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经过半年多的调研,并充分听取方方面面意见建议,海陵河改造提升的重大项目——生态廊道修复打响了“发令枪”。在益林海陵河核心地段东至粮库桥、西至食品桥,全长1350米的战线上实施了河坡驳岸、黑臭水体整治、景观打造、绿化亮化等改造,达到了“一点一景,步移景异”的观赏效果,再现了海陵河“清清河边水,柳岸风光带”的自然生态。同时,对沿岸住户房屋进行改造提升,达到青砖小瓦,亭廊相通,大红灯笼高挂,别有一番韵味。

海陵河,流淌的不仅是“茶马古道”的风骨,更是绵延不绝的地方历史文脉。修复海陵河生态廊道,同时在海陵河沿岸修复华中银行、东海卷烟厂等红色遗址,传承历史文脉和红色基因,全面提升了益林古镇的自然、人文景观和红色印记。一派杨柳依依,河水潺潺,十里海陵河两岸,绿荫环绕,莺啼燕鸣,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画面呈现于世。

夕阳西下,晚霞斑斓。海陵河沐浴在余晖的彩霞中,人们三三两两地在河边漫步,悠哉!美哉!乐哉!

如果说,海陵河是益林盛世风雅的唤醒,那么沿河而生的海陵古街则是现代文明激活传统文化的向新。

海陵古街始建于明朝,盛于清朝。沿海陵古街而兴的一批红色印记和乡愁记忆,留有益林人挥之不去的岁月划痕。

古街东首有曾经红极一时的益林米厂,生产的大米、挂面曾经畅销国内各大中小城市。益林粮管所也有近十座大型粮食国库,是阜宁西南片的粮食储备基地。“大清邮局”“税收分局”“水龙局”“德华医院”等都是汇聚海陵古街的历史文脉。汇民旅社、东大饭店、海陵饭店、三八饭店、同庆楼等一批饭店,名闻遐迩。国营蔬菜商店、水食商店,生产经营的酱油、肉食品也是益林居民的生活必需品。鱼市口西侧印刷厂曾经是新四军华中地区的兵工厂。染浆坊、缝纫厂、煤球厂、玻璃厂、食品站都是当年叫得响、数得上的县属社办企业,而殷亮大糕、益林酱油、陶记饼店等一批百年老店生生不息,历久弥新。有“一条海陵街,半部益林史”之说。

走在曲径幽深的海陵古街里,感受古巷的肌理、文脉、烟火气息,触摸蛰伏在青砖白墙的旧时民居,似乎感到来过,便不曾离开。

为进一步保护利用好历史文化街区,2024年,采用“微改造”的“绣花”功夫,对古街进行修复保护,如今海陵古街已成为益林的“文化名片”“创业名片”“幸福名片”。

对话时空记忆,延续时代繁华,海陵古街承载着益林人民难以割舍的情怀。在这里“慢”步一程,时光的印记便一览无余。

海陵悠悠,岁月久长。她见证的不仅是一座古镇的变迁,更是一首时代的赞歌。

诗情画意

初冬的叶

□葛海燕

周末,去朋友家的园子里玩。

初冬时节,树叶五彩斑斓,银杏叶金黄,乌桕叶通红,枇杷树在开着白色的花。

园子里的冬菜长势喜人。碧绿的大白菜叶子硕大无比,豌豆苗蜷曲着的叶子正在舒展。走廊下竹匾里晾着红薯干和南瓜干。绿叶散发出的泥土气息和瓜干的甜香混杂着,传递出秋后的丰硕和初冬的宁静。

不一会儿,天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,雨点落在广玉兰的叶子上、香樟树叶上、桂花树叶上、大大小小厚薄不同的树叶上,发出不同的声响,一首初冬交响曲就此开始鸣奏。

掉在地上的叶子,一片都没有动它,任由它去,于是田里、路上、房子上满是叶子。田里的化作春泥,滋养着冬菜和树根;房子上的将屋顶装点得斑斑驳驳,像一幅静谧的油画;园子里的路,因为这落叶,自然就变成一条条小园香径了。

雨不大,我们撑着伞,行走小园香径之上。偶尔一片树叶落下,我的伞上印着的树叶和这大自然的树叶融为一体,似乎也变得灵动起来了。

灵动的梅树叶正蓬勃着,它们在积蓄能量,准备着数九寒天绽放。

柳树此时已经洗尽铅华。枝条细长的垂柳,呈黄褐色,微风吹过,轻轻摇摆,这是一个垂暮的美人,偶尔一个举动,便让人忆起她曾经的绝世美颜。其中一棵是旱柳,灰黑色的树皮开裂着,诉说着柳树不一样的坚韧,这时你就不会觉得它是“蒲柳之姿,望秋而落”,你会想起春天用它的柳叶做的柳哨,几声柳哨鸣响,便会引来鸟儿应和,你当然也会想到“最是一年春好处,绝胜烟柳满皇都”,柳,就是美好的另一个名字。

我们在一棵枣树前停住了。这是一棵50年树龄的枣树,枝干盘虬,满地落叶,仔细看,还可寻见一两颗枣子,那是一周前大风来袭“扫”掉下的。腐了的枣与落叶在泥土中相遇,潮湿湿的,它们这是在滋养泥土、滋养枣树、滋养大自然。最终,滋养的也是自己,来年,也许它会以自己喜欢的样子呈现,更大、更甜、更饱满,这是大自然的轮回,也是大自然的神奇之处。

跨过小河上的汀步,在木制的河埠头停下,友人蹲下身子,慢慢取起早晨放下去的虾笼,举起来抖一抖,一些虎头鲨和青虾就呈现在眼前,它们在地上乱跳,挑出其中幼小的虾丢回河里,河面上几片落叶随波打了几个圈圈,向远处飘去。

雨渐渐大了,我们赶快在田里拔了两棵萝卜,“西瓜红”和“莲花白”各一个,拧掉萝卜缨,到厨房里洗了,切几片,往盘子里一放,红红白白的,煞是好看。然后,廊下一坐,一口萝卜,一口坚果,聊聊天,听雨发呆。

雨还在下,我注视着刚才丢在田里的萝卜缨,它丢在那里,不久就会蔫了、黄了,最后化作春泥。我想象着它的另一种安排:洗干净,切碎,撒盐,静置半小时,然后,用力挤出水分,一小团一小团放入青花瓷盘中,加上姜末,淋上麻油,碧绿爽脆,当是香糯白粥的佐餐佳品。这,也是冬叶得其所哉,凤凰涅槃了。

生活滋味

油条、鸡蛋饼、烧饼,再配上自家做的豆浆、豆腐花、茶叶蛋,使得老吴的小门脸天天早晨顾客盈门,浓浓的烟火气催亮了街道,唤醒了城市。

老吴铺子

□顾亚平

老吴的铺子是个早点店,开在我每天晨练的公园旁边一条街上。每次从他店门前经过,排着长长的队伍,显示着与他家隔壁同样早点店的与众不同。

老吴店里的招牌早点有三样。一是油条。凌晨起来烫的面,切条整形,油锅翻煎,捞起来金黄金黄的,根根空心,入口香脆,关键是每煎完200根油条就换新油,食客们都在一旁看着。二是鸡蛋饼。店门口有块牌子,上面写着“只用正宗苏北草鸡蛋”,老吴的妻子边摊饼边说,昨天儿子开车从老家又送来五箱鸡蛋,现在的草鸡蛋越来越难收了。三是老烧饼。圆的是甜味的,长的是咸味的,又大又圆的是“龙虎斗”(咸甜兼备)。老吴烤烧饼始终拒绝用电烤箱,坚持用大缸箍起来的土灶,说烧饼只有这样烤才香。

油条、鸡蛋饼、烧饼,再配上自家做的豆浆、豆腐花、茶叶蛋,使得老吴的小门脸天天早晨顾客盈门,浓浓的烟火气催亮了街道,唤醒了城市。

我和老吴搭讪,是因为我们都来自盐城。30多年前,老吴带着妻子和子女,从盐城阜宁来到这个江南城市。创业之初,那时的小吴用父亲传承的手艺,开了一个烧饼铺子,每个烧饼只卖5分钱。我和他说过,40多年前,我还在东台老家的乡镇中学上学,住宿期间,父母给我一周六天在校的生活费是5角钱,其中自带大米的蒸饭费每斤2分钱,一天一斤,一周就是1.2角钱。中午,学校食堂的汤是5分钱,一周就是3角钱,每天到小镇上的老虎灶打开水,一瓶1分钱,一周6分钱,最后剩下2分钱,就给自己买个烧饼打牙祭。“老吴,你的烧饼一过长江价格就翻番了。”老吴憨厚地笑笑,烧饼从5分钱到现在3元一个,用了30年时间。摊子从手推车走街串巷到了自己的门面,用了5年时间。早点从单一的烧饼到五花八门,用了10年时间。但唯一不变的是用心做好每一天,让食客们吃了就知道这是老吴店里的东西。

我问过老吴,有没有算过这30多年来做了多少油条烧饼鸡蛋饼,老吴摸摸头,这个还真算不出来。不过,我煎油条烤烧饼做鸡蛋饼,把两个孩子送进了大学,如今,女儿在苏州做护士,儿子回到老家,进了一家风力发电企业。这些年就这么做着,在这个城市买了房,回老家乡下盖了三层小楼,还从家乡带了十几个乡亲出来一起在这个城市里打拼。老吴说,这些年,除了春节那几天,都是天明即起,每天两口子都要忙到九十点早市结束,人虽然很累,但想想以往的日子看看现在的生活,心里总是暖的。现在开早市,已经不单纯是为了赚钱了,我要让每天从四方过来光顾的顾客们吃到老吴铺子的早饭,心满意足地再奔向八方,开始一天的新生活。